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茶花

十二月號

二〇二四年 十二月號

特稿：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

——香港作家聯會文學講座紀實／禾素
韓江與她的兩部小說／彥火

萬花筒：同聲相應 同道相益——汪曾祺與施叔青交誼隨割／金實秋

《面紗》的啟迪／陳德錦

中國大陸西西研究綜述（一九八八—二〇二三）／莊園

學苑春秋：夢



陳沛津《牧羊》石灣陶塑

原來我是一隻長鬚鯨

吳蓮欣

在地球上位列一個支點，撬動
生活和理想的對立面。我想去往
烏斯懷亞，船票就在
此刻出發。一位詩人

佇立於桅杆下，他把春天
穿在身上，留給我的第一眼
只是夜的神祕照面

我們暫時徜徉在大西洋裏，埃庫萊斯燈塔
投來了熾熱的目光，讓我的發現後知後覺
或許很早以前，我們擦肩過同片緯度的視線

之後，我們數次嘔吐和昏厥
他拆開世界地圖的折線，同我
講解西風漂流與南極大陸。我躺在
他的口袋裏，進入比格爾海峽
逼仄的水道撥醒大雨洶湧的節點
乘客們正在不停哀怨，他卻

提及雨天的電影放映時間
比如，葉子會學紳士語氣說話
接一串漂浮的水滴，繫上花朵的空白脖頸

是的，我會一度以為
詩人總容易固執、自大、脾氣如火山岩漿
但他太多不一樣，在謙遜的造景裏
有令人着迷詩意。他朝世俗
伸出的那雙雲手，輕而易舉，砌築出
一堵極地冰牆，斷裂後，順着洋流
漂游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噢，他叫我認清，原來我是一隻長鬚鯨
與生俱來地，想要追行這些浮冰

（吳蓮欣為青年作者、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
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圖：潘宇清

潘振明

深諳生活藝術的女人

這一期《明報月刊》和《明月灣區》，牽涉了三個傑出女性，她們是聶華苓、張愛玲和韓江。

剛逝世的聶華苓是著名作家、蜚聲海內外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WP）的主持人。

聶華苓和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並任「國際寫作計劃」主任。在美國國務院的幫助下，「國際寫作計劃」發展成為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龐大的文化機構，已經先後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法國、日本、東德、西德、菲律賓、印度、伊朗、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土耳其、中國香港、中國台灣、阿根廷、巴拿馬、柬埔寨、韓國、新加坡、利比亞、烏干達等約一百二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逾千位詩人和作家，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與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聶華苓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正因為這個玲瓏的女人與一個美籍德裔詩人保羅·安格爾在這個小城邂逅相愛所激發的澎湃的活力，共同成就一番震古鑠今的文學事業。

每年來自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家，在這個美麗的小城交流。因為這對異國夫婦辛勤的耕耘，這個小城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城。在愛荷華寫作計劃期間，每天都有文學講座、詩歌朗誦會、戲劇演出或其他藝術表演。

這是全球商潮聲中葆下的一塊文學淨土，因為她頑強地撐起一角澄澈的文學天空。

另一個是擁有廣大讀者和研究者群的張愛玲。

張愛玲已是華文世界一個不可抹殺的文學巨匠。

最近在一次「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文學講座中，旅美作家周勵通過與夏志清的交往，間接洞察張愛玲人性中的缺憾，批評她生性涼薄，是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是人品與文品再一次引起熱議的課題。

針對以上話題，回應嘉賓江揚對世俗世界與文學世界兩個層面中的張愛玲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認為正是這種獨特的寫作風格和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張愛玲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換言之，張愛玲處世的涼薄和精緻的利己主義正是造就她小說對世態涼薄和精緻利己人性的刻畫的入木三分，從而成就了一代文化巨星赫赫的文學事業。

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女作家韓江，她的作品與個人風格都有特異出眾之處。

她寫了兩部反差極大的小說，《少年來了》是以韓國光州歷史事件做經緯，希望以一個小說家的憐憫與愛心去安撫亡魂和倖存者的心靈。

另一部是帶有感官意識的《素食者》，在寫作上是一次大膽和突破性的成功嘗試，在世界文壇放射出異彩。

都說生活是一門高深的藝術，每一種藝術都講究獨特的創造和品質，以上三位是真正深諳生活藝術的人。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號 總二十期

卷首語

- 1 潘耀明
深諳生活藝術的女人

特稿

- 3 禾素 記錄整理
——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
——香港作家聯會文學講座紀實
- 1 1 彥火
韓江與她的兩部小說

文化綠蔭

- 1 7 朱少璋
剪刀與漿糊
- 1 8 林中英
子褒學塾的課本
橫巷
- 1 9 黃秀蓮
Jungs 的交疊時空
- 2 0 唐睿
Jungs 的交疊時空

萬花筒

- 2 2 金寶秋
同聲相應 同道相益——汪曾祺與施叔青交誼隨笥
《面紗》的啟迪
- 2 6 陳德錦
中國大陸西西研究綜述（一九八八—二〇二三）
- 2 8 莊園
巴士交響曲：光與影的詩篇
- 3 3 張素靈

學苑春秋

- 3 3 張素靈
- 3 4 潘銘基、曾詠聰、梁璇筠
〔師說師文〕夢
- 3 7 施津泱、鄭嘉儀、顏舒琪、黃安琪
〔學府點滴〕夢

- 封面內頁 詩 吳蓮欣
圖 潘宇清
原來我是一隻長鬚鯨

- 封底內頁 香港作家手跡（饒宗頤〈日月分明〉）

- 封底 詩、圖 黃坤堯
馬若雷勒花園

34



11





特稿

特稿

今年十一月二日，香港作家聯會、香港文學館、紐約美華文學藝術之友聯誼會、《香港作家》網絡版主辦，《明報月刊》、《香港文學》等合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的「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文學講座，現場氣氛活躍，發言精彩，參與的專家學者都是研究張愛玲或與張愛玲有着頻繁往來者，講座深入探討「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之間的關係及個別的亮點，多元而具體，為相關學術研究打開新的視野及路向。——編者

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 ——香港作家聯會文學講座紀實

禾素 記錄整理



香港文學館館長
潘耀明先生
主持。潘會長
表示：今天
是
周六，感謝大

文學講座司儀傅曉首先逐一介紹當天蒞臨現場的主講嘉賓，並宣布講座開始。

秋高氣爽 詩意盎然
——潘耀明主持發言

香港之秋，是一年中最好的時節。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日，「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文學講座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隆重舉辦，寬敞明亮的演講廳內，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及文學愛好者們。秋意網縷之際，現場氣氛熱烈，嘉賓陣容強大，觀點異彩紛呈，充分顯示香港文化自由、包容、多元的特質，只要你熱愛文學，都可以置身其間，汲取文學的力量和養份。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日，「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文學講座於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左起：總結嘉賓黃子程，主講嘉賓許子東、宋以朗，主持潘耀明，主講嘉賓周勵、梁慕靈，回應嘉賓江揚。

家在假日仍然選擇來聽一場文學講座。

他說，這次的講座特別要感謝周勵女士，講座的主題正是由她在去年提出來的，她希望香港作家聯會和香港文學館能夠舉辦一場關於「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學術研究的相關講座。

在周勵女士的積極倡議及大力支持下，這個講座得以在今天舉辦。

潘會長愉快地表示，是次講座榮幸地邀請到了諸多海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他們都是研究張愛玲或與張愛玲有着頻繁往來的，他希望這一次的講座能夠令大家對「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相信這亦是一次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學術的總結。

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

The Seminar of
Chih-Tsing Hsia, Stephen C. Soong
and Eileen Chang Study



夏志清



宋淇



張愛玲

主辦	香港作家聯會、香港文學館、紐約美華文學藝術之友聯誼會、《香港作家》網絡版
合辦	《香港文學》、《明報月刊》、《文綜》、字遊文化
協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主持	潘耀明（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香港文學館館長）
主講嘉賓	宋以朗（宋淇之子、知名文化人、張愛玲研究者） 許子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張愛玲研究者） 周勵（紐約美華文學藝術之友聯誼會會長，知名旅美作家） 梁嘉靈（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副院長，張愛玲研究者）
書面論文發言嘉賓	陳子善（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愛玲研究者） 季進（蘇州大學教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五卷注釋主編） 唐翼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夏志清關門弟子、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 朱大可（原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教授）
回應嘉賓	萍兒（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香港文學館助理館長、《香港作家》網絡版總編輯） 江揚（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作家聯會副監事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副監事長）
總結嘉賓	黃子程（香港專欄作家）
舉行時間	2024.11.2（星期六）10:00-12:30（09:45開始入場）
舉行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文學館 紐約美華文學藝術之友聯誼會 香港文學 明報 文綜 字遊文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

「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研究」文學講座海報。講座深入探討「夏志清、宋淇與張愛玲」之間的關係及發掘個別亮點。其中回應嘉賓萍兒因病未能出席，四位書面論文發言嘉賓分別透過代讀或視頻表述。

宋夏惜才 點燃爐香 ——周勵為講座致辭



知名旅美作家周勵女士表示，今天在這裏舉辦

夏志清、宋淇、張愛玲研討會，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周勵先是簡單介紹了自己和夏志清夫婦的關係，也藉夏、宋、張三人之間的關係，披露張愛玲晚



年在美國的生活狀況及幾人交往的細節。

周勵與夏志清夫婦有多年深厚的友情，故每次夏周二人見面無可避免地都會談起張愛玲。周勵在致辭中提到夏志清和台灣皇冠文化集團平鑫濤、香港的宋淇一起協力陸續再版張愛玲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小说。雖然版稅有限，但總算可以維持她在美生活。夏志清還給周勵看了張愛玲從六十到八十年代給他寫的約一百封信，信中多是幫助張愛玲找工作、找出出版社出書之類的內容。

周勵多次表示：夏志清和宋淇千方百計幫助貧寒困窘中的張愛玲，為張愛玲點燃溫馨的一爐香，他們是支撐張愛玲活下去的真摯友人。夏志清和宋淇終其一生無怨無悔幫助張愛玲，他們人性的美，包容了張愛玲自私涼薄的人格缺陷。

周勵其後以「論夏志清的悲憫與張愛玲的涼薄——追憶陳世驥和唐文標之死」作主題發言，披露張愛玲於生活和求職中倚靠夏志清，在美國四十年寫了一百一十八封信給夏志清，絕大多數與求職、版稅、找人寫書評有關。四十年卻僅與夏志清見面四次，平均十年一次，其間亦從未曾見過夏志清夫人，更沒有送過一本簽名書或者小禮物，夏志清愛才，並不與之計較，亦從不求回報。因夏志清推薦，張愛玲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工作期間，無視校規亦從不與同事溝通交流，甚至質疑並頂撞自己的上司陳世驥，周勵認為張愛玲間接導致其引

發心臟疾病猝死。周勵女士言詞鏗鏘，以另一個角度深刻剖析張愛玲人性中的缺陷，批評她生性涼薄，是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紙短情長 書不盡言

——宋以朗：三人關係不一般



宋淇公子、知名文化人宋以朗博士在發言中分

別以宋淇與我、張愛玲與我、夏志清與我，以及夏志清、宋淇夫婦和張愛玲之間的關係，詳細講述了他的父親宋淇、母親鄭文美與張愛玲、夏志清等人的關係及幾十年如

一日的交往之情。從宋以朗的發言中得知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從而得以更為深刻地了解幾人之間的互動和關係。宋以朗發言中提到父母親與張愛玲往來書信長達四十多年，累計七百多封信共六十多萬字的內容，在《紙短情長》和《書不盡言》其中提及「志清」計二百三十八次，足見張愛玲並非不近人情，或許僅僅慣於與宋氏夫婦表達。宋以朗表示這些書信極其珍貴，從日常瑣碎中可見幾人友情甚篤，張愛玲亦非世人所說那般涼薄。

引述一段宋以朗的論文：「他們三人可研究的資料是有很多的，而且他們三人是平等的。三個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夏志清是一個開朗善言的人，而張愛玲卻是一個少言寡語的人，很多事



透過這張老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宋家客廳的風貌，照片中的這張桌子是千里迢迢從上海運過來的，此刻就擺放在宋以朗香港的家。桌子是很有歷史的，都有些什麼人曾經坐在這張桌子旁與宋淇夫婦暢談呢？錢鍾書和楊絳去過，張愛玲去過，還有很多很多名人雅士都到訪過。
(宋以朗提供)

都藏在心裏，從來不會跟人說。宋淇則是兩人的朋友，有一個願景就是要推薦張愛玲，所以他做人做事都要有很多考量。」

宋以朗提到自己兒童及年少時與張愛玲的兩段見面經歷，雖只是短暫的相見，也未曾有任何交流，但在整理大量書信的過程及熟讀了張愛玲的作品之後，相較宋淇與夏志清，仍覺自己才是那個最懂得張愛玲的人。他心內唏噓世人對張愛玲的誤解，實際上她是一個對認可的朋友極致細心和體貼的人。

樸素資料 人情溫暖

——許子東：張愛玲恐怕患上「社恐」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教授以「從一封信談起」為題，簡潔明快地闡述了做文學評論基本上有三種方法：一種是從理論（通常是西方理論）出發，分析文學現象；第二種直接讀作品，假定作家不存在，新批評的方法，研究這個作品的語言跟整個漢語的發展關係；第三種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知人論事，依據第一手的材料，考察作家到底在想什麼，他跟什麼人有來往。

許子東教授通過一九六四年張愛玲給夏志清寫的一封信提示大家，在信的中間有提到美國的編輯給她退稿的事。退稿信的內容大致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是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言下之意就是責怪張愛玲變相在為共產黨發聲。因為一封信，因為這麼一句話，許子東教授向大家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張愛玲原本雄心勃勃想打開英文出版市場，但她受到了挫折；由此可見美國的文學也有政治標準，遵循『講話』的邏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而且這個政治標準是與讀者市場結合的。這位編輯的退稿信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給夏志清寫的信是一九六四



年，說明美國編輯的意見對張愛玲是有影響的，但張愛玲並沒有順從編輯的意見，你說什麼我不管，我就堅持寫自己的。」這一點也說明，張愛玲無論當時的生活如何窘迫，仍然保持一個文人所應有的風骨。

許子東表示自己講這個例子就是想說明，一些非常樸素的第一手的材料，對於研究者都是一個巨大的幫助，而研究者是可以不斷出現的，史料只有這些，這就是它最珍貴的地方。

許子東後在觀眾互動環節回應時表示：張愛玲的「涼薄」在現代看來應是「社恐」的一種表現。「一般人來往於利害、人情、關係，而作家寫的是靈魂，是我們自己都看不到的東西。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信件往來間寫的是瑣碎的日常，這恰恰是人情的溫暖。」

卓絕貢獻 橫跨三地 ——梁慕靈：「張愛玲現象」宋淇貢獻最大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慕靈博士的論文題為「『昨日今日』——宋淇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學創作和文化活動」。梁慕靈博士列舉大量事例以佐證宋淇在張愛玲現象以及香港文化、文學和電影界的重要貢獻。她表示自己過去在研究張愛玲時，常感到宋淇

在張愛玲現象中的貢獻十分重要，卻未有受到足夠關注。宋淇對香港的文化、文學和電影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從一九三六年開始，他就已經活躍於上海的文學界，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在香港過世。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化活動跨越了整整六十年，橫跨上海、香港和東南亞的文化場域。

宋淇在他的一生中積極參與各種文化活動，擁有豐富的人際網絡、聲譽、文學創作、出版和製作方面的資本。他還寫過許多散文和詩歌，並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和文學評論，這些作品不僅豐富了當時的文化場域，也為個人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宋淇的妻子鄭文美曾如此形容他早期和後期文化活動和文學創作的關係：「書名《昨日今日》，非但說明書中包含以亮往昔和近年的作品，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他的一生應該看作一個有機整體的發展，今日的一切都是昨日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的。」這段話清楚說明了宋淇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兩段時期的文化貢獻之關係，也可看到宋淇的文學觀和創作興趣在後期有所變化。但總體來說，宋淇在上海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化活動奠定了後來他在香港對文化界、電影界和文學界貢獻的基礎。

星光熠熠 褒貶各異——陳子善、季進、唐翼明、朱大可四位教授精彩論文呈現

當日文學講座，星光熠熠，既有現場主講嘉賓

即場演說，亦有陳子善、季進、唐翼明、朱大可四位教授提交了書面論文，除陳子善教授的論文由香港作聯理事禾素代讀之外，其餘幾位均以視頻發言的方式參與。

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教授以「張愛



玲《封鎖》版本小考」為題，指出張愛玲並不是一個喜歡修改已刊作品的作家，在她創作前期尤其是如此。但是，也有例外。陳子善以《封鎖》文末兩段文字的被刪過程提出

諸多看法，為研究張愛玲小說版本的變遷提供了一個比較典型的例證。並表示類似情形在張愛玲前期創作中並非個案，小說中有，散文中也有，雖然不如《封鎖》那樣有點複雜，還有待於張愛玲研究者繼續梳考。

蘇州大學**季進**教授以「夏志清耶魯時期的英文



論文」作視頻發言。他提到近年意外發現一本夏志清自己珍藏的裝訂成冊的英文論文，全部是他耶魯時期的課程論文。這批論文總共二十四篇，以詩歌研究為主，也包

括小說、史詩、戲劇、散文甚至語言學研究。

季進表示：細讀這批英文論文，可以發現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貫穿始終，且高度關注文本背後的思想與道德因素。這批論文生動展現了夏志清堅定

的人文主義的信仰。他所理解和認可的人文主義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對西方古典文學「大傳統」的頻頻回眸，二是對道德視景的念茲在茲。正是西方古典文學大傳統給予他的人文主義的眼光、品味與標準，人文的、審美的、道德的與形式的批評有機融合，形成了夏志清中國文學研究的獨特品格。

夏志清關門弟子、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唐**



翼明教授以「智者的寂寞——想念志清師」為題作視頻發言。唐翼明表示，自己師承夏志清教授，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語言文化系學習了九年時間，直到取得博

士學位，夏志清一直都是他的指導教授，而且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師。唐翼明一句「名人多寂寞，名學者尤其寂寞」。一下子拉開了文本的序幕，再用一系列在平常生活中師徒間發生的動人往事，帶出一位名滿天下大教授的落寞情懷。儘管是嬉笑怒罵皆文章，但智者的寂寞，又有幾人能知曉？唐翼明表示自己時常會懷有「一種遠離主流、遠離中心、缺乏認同感與歸屬感的文化『邊緣人』(Marginalized)的寂寞」。夏老師有沒有這種「邊緣人」的感覺，他並沒有問過他，但唐翼明記得有一次同余英時先生談起這種感覺，余先生說：「其實我們大家都是邊緣人。」那麼，他想夏老師大概也不能免吧。

原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教



授朱大可教授以「晚期張愛玲的三重危機」為題作視頻發言，朱大可表示：「所謂三重危機，指的是張愛玲在第五時期身陷才華凋謝、人格障礙和精神分裂之三種困境。」朱大可認為張愛玲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期，而這五個時

期中的三個，均跟香港有關。提到張愛玲跟夏志清之間各種關聯，主要發生於第五時期。在這一時期，夏志清作為文學批評家走向成熟，並發現了張愛玲第一時期作品的卓越價值。而過去時態的張愛玲作品，跟現在時態的張愛玲人格，兩者之間也出現了嚴重失調。這種罕見的雙重錯位，給批評家和張粉都帶來深切的困擾。無端的蟲子迫害妄想，不僅導致張愛玲的精神逃亡，也觸發她的物理逃亡，反覆變更自己的居所，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她以柔弱的肉身，拖着自己生病的靈魂狂奔。「在張愛玲道德失調的背後，是否存在着偏執型精神障礙的疾病呢？」朱大可不禁發出了這樣的靈魂拷問。朱大可認為周勵關於張愛玲為人的個人敘述，於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有補偏救弊的重要意義。而會議所涉議題，或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印記。

溫情敦厚 不偏不倚——江揚：世俗與文學，張愛玲人性的深刻剖析

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江揚女士以包容的



態度對張愛玲給予了比較中肯的評述。她憑藉張愛玲長篇散文《燼餘錄》裏描寫的兩個事例，包括：一、抗日戰爭爆發，張愛玲在香港「大學堂臨時醫院」裏做看護的回憶；二、張愛玲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回應周勵表示認同張愛玲性格中有涼薄的一面。

江揚表示：張愛玲為人的涼薄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通過對家庭關係的冷漠與疏離、人際關係的功利與虛偽、女性命運的無奈與悲涼以及整體情調的孤獨與蒼涼的深刻描繪，展現了一個充滿人性涼薄和世態炎涼的世界。

江揚以這觀點對世俗世界與文學世界兩個層面中的張愛玲進行了細緻而深刻的剖析，正是這種獨特的寫作風格和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張愛玲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江揚的回應，莊重中顯敦厚，嚴肅中見溫情，體現出現代作家包容寬廣的胸襟與情懷。

精彩紛呈 水綠山明——開放而兼容的香港文學

香港專欄作家黃子程教授用比較輕鬆自然的語氣為是次研討會作了簡明的總結：今天的活動舉辦得非常成功，來人眾多，主講嘉賓的發言觀點各異，



一眾講者、嘉賓與現場參與者大合照。前排右起：黃子程、梁慕靈、潘耀明、許子東、宋以朗、周勵、江揚。



都很精彩。香港作家聯會應該多舉辦類似的講座，給大家互相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秋意漸濃，香港之秋卻是溫潤的，特別是在迎來這一場特別的文學講座之時，秋光更顯莊重而迷人。一場氣氛活躍、發言精彩、學術含金量極高的研討會，或將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走進香港中央圖書館的人們，來時輕鬆，走時滿心卻是沉甸甸地，那是經典傳奇的收穫、是文化知識的收穫、是溫情與智慧的收穫。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在接受記者採訪中提到，張愛玲文學研究的受眾非常廣泛，她的作品銷路極佳。「張愛玲的小說比較細膩，故事情節超越時代，作品主要刻畫心靈，其中感受在不同年齡段讀起來都倍感親切。」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香港作家聯會年度文學講座在美好秋光中圓滿拉下帷幕。相信開放而兼容的香港文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加上香港作家聯會、香港文學館將搭建好灣區及海內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香港文學的春天，生機勃勃，充滿希望。

（除特別說明外，圖片由香港作家聯會提供。紀錄整理人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特稿

特稿

「與《少年來了》有巨大反差的是韓江另一代表作《素食者》……《素食者》不啻是驚世駭俗的小說，我在閱讀小說時，總覺得小說的文風酷似三島由紀夫小說文字敘述的風格，讀到詩意的悽艷、無奈和超越俗世的觀念，包括男女所釋放的原始欲念……」作者細讀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國女作家韓江的《少年來了》和《素食者》，亦到訪韓國書店及與認識韓江一家的嚴英旭教授相敘，整理分析出她如何用強烈的詩意文字，直面創傷，揭露生命的脆弱，以及對人類暴力、瘋狂的詰問。——編者



韓江與她的兩部小說

彥火



韓國檀國大學的王樂教授（右）帶作者去位於首爾光化門最具規模的書店教保文庫，去了解韓江作品及銷售情況，二人更手拿韓江作品留影。（彥火提供）

韓國官場對韓江下這樣的結論當然是充滿政治偏見的，大抵因為韓江寫了《少年來了》，那是以韓國光州事件為經緯的。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七日，一場由韓國民眾包括學生的自發組織的民主運動，受到韓國軍事強人全斗煥的軍事武力鎮壓，其中光州為重災區，造成約五千人受傷，

韓國作家韓江女士獲獎期間，我剛在韓國首爾參加一個國際文化活動。
韓國人對這位女作家獲獎有點意外，更多是驚喜。

以韓國光州事件為經緯的《少年來了》

在韓國的文化圈，過去對韓江的為人及作品，大都覺得她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作家，不知道與朴槿惠政府時期把她列入文化藝術黑名單是否有關。



韓江以韓國光州事件為經緯的小說《少年來了》。(資料圖片)

二百四十人死亡，四百零九人失蹤之嚴重社會事件。

韓江通過光州事件遺留下的相冊去捕捉事件真相，以撫慰逝者的亡魂。她表示，她的作品不穿越光州事件，無法使她的心靈得到平靜。

她說創作這部現實小說，其過程都是在哭泣中書寫的，幾度因激動停筆。她想通過小說呼喚那些亡魂及安撫倖存者。

她覺得光州事件還在持續影響那些倖存者，倖存者的自殺率佔到了百分之十一。她想通過小說告訴這些倖存者「不要死亡」。

這部小說彰顯了社會的良知，也彰顯了一個嚴謹作家的高度社會責任。

與《少年來了》有巨大反差的是韓江另一代表作《素食者》，這部小說閱後令人震撼。這是一部

純感官的小說。

《素食者》不啻是驚世駭俗的小說，我在閱讀小說時，總覺得小說的文風酷似三島由紀夫小說文字敘述的風格，讀到詩意的悽艷、無奈和超越俗世的觀念，包括男女所釋放的原始欲念，所有這些都包裹在美麗而細膩典雅的文字中，令人驚艷。

整部小說的主角素食者英惠，更準確地說是被動的主角，她以一人之力與世俗抗衡，外人沒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只有從她種種異常表現去猜測她的思維世界。

堅定的「素食者」

小說包含三個故事情節，第一章是「素食者」，英惠的丈夫對她變成素食者的觀感，她發了一場夢，促使她決定素食。在丈夫的眼中：

妻子吃素以前，我沒有覺得她是一個特別的人。老實講，初次見面時，我並沒有被她吸引。不高不矮的個頭，不長不短的頭髮，泛黃的皮膚上布滿了角質，單眼皮和稍稍凸起的顴骨，一身生怕惹人注意的暗色系衣服。她踩着款式極簡的黑皮鞋，不緊不慢地邁着平穩的步伐朝我所在的餐桌走了過來。

吃素後，英惠嚴守底線，不沾半點葷，尋常不戴胸圍，喜歡裸露上半身，甚至對夫妻間床第之事



特稿



首爾光化門教保文庫內重點展示韓江名作《素食者》。（彥火提供）

一點也沒興趣，刻意返歸自然。
素食令她消瘦憔悴，家人很擔心她的健康，具有暴力傾向的父親在一次家庭聚會硬往她嘴裏塞糖醋肉，她為了抗議，拿起水果刀割手腕脈搏，鮮血噴流，後被送到醫院療治。經這樁事後，丈夫決定與她離婚。

綠色胎記與官能欲望

第二章節是「胎記」，做藝術攝影的姐夫因為妻子提到英惠與兒子都有綠色的胎記，刺激了這位失意多時的藝術攝影者的官能欲望，妻子向丈夫描述，英惠到了二十歲還有胎記，使丈夫感到疑惑和癡妄：

妻子沒有追加描述說：「嗯，有拇指那麼大，綠色的，可能現在還有吧。」假如沒有發生這件事，那麼女人臀部綻放花朵的畫面也不會成為刺激他靈感的瞬間。小姨子臀部上仍留有胎記的事實與赤裸的男女滿身畫滿花朵交融的場面，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清晰且準確地形成因果關係，烙印在了他的腦海裏。

這是英惠姐夫的自白。

英惠的綠色胎記，使姐夫產生了性衝動的幻想，處心積慮地讓英惠當他的攝影人體模特兒，在英惠的全身畫上各種花朵：

他先把垂在她肩膀上的頭髮撩開，然後從後頭開始下筆。紫色和紅色半開的花蕾在她的背後綻放開來，細細的花莖沿着她的側腰延伸下來。當花莖延伸到右側臀部時，一朵紫色的花朵徹底綻放開來，

花心處伸展出厚實的黃色雌蕊。印有胎記的左側臀部留下空白，他拿起大筆在青色的胎記周圍塗上了一層淡綠色，使得那如同花瓣的胎記更為突出了。

英惠有返歸大自然的強烈願望，對於大自然的鮮花情有獨鍾，姐夫投其所好，讓他的舊情人P——一個藝術經理人在他的裸體上畫上各種鮮花，然後再找他小姨英惠一起拍照，當英惠嗅到鮮花的顏料，釋放了欲念：

她修長的身體躺在耀眼的照明下，他小心翼翼地讓自己的身體跌在她的身體上。此時他們的身體是否會和J一樣，展現出疊放在一起的花朵呢？又或者花朵、禽獸和人類結合成一體呢？……所有的一切近乎完美，正如他期待的那樣。在她的胎記之上，他身上的紅花反覆地綻放和收縮，他渾身戰慄。這是最上最醜陋的，也是最美麗的畫面，是一種可怕的結合。

姐姐因為多日沒有妹妹的消息，丈夫也失蹤多時，跑上丈夫的工作室去查個究竟，剛巧碰上兩人袒裊赤裸而睡的情景，大為驚駭，最終丈夫被告上法庭，而英惠則被送到精神病院。

第三章「樹火」，英惠接受精神治療期間，家人都離棄她，只有姐姐給她提供醫療費，定期帶着

素食去探望。

如同綠色火焰般的樹木在傾訴什麼？

英惠住院後，越來越走向極端，她甚至以為自己是一棵樹，頭是樹根，四肢是樹幹，乾脆倒立而行，而且拒絕食物，只喝水，她認為樹不用食物，只要水，連姐姐也百思莫解，暗忖道：

這難道就是英惠說過的幻想嗎？正如無情的大



王樂教授（左）與作者在光化門教保文庫外國翻譯圖書區，找到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韓江《素食者》中文譯本。

（彥火提供）



海一樣，數不盡的樹木變成了波濤洶湧的樹海帶着熊熊烈火包圍住了她疲憊不堪的身體。城市、小鎮和道路變成了大大小小的島嶼和橋樑漂浮在樹海之上，在那股熱浪的推動下緩緩漂向了遠方。她不得而知，那熱浪代表着什麼，也不清楚那天凌晨在狹窄的山路盡頭，看到的那些屹立在微弱光亮之中的、如同綠色火焰般的樹木又在傾訴着什麼。

由於英惠一再拒絕進食，醫生、護士用盡了各種辦法要把食物輸進她的胃，都被她死命拒絕了。醫院無計可施，最後建議由救護車把英惠轉去另一家設施更完善、更先進的醫院——

救護車行駛在開出祝聖山的最後一個彎道上。她抬起頭，看到一隻像黑鳶的黑鳥正朝着烏雲飛去。夏日的陽光刺眼，她的視線未能跟上那隻扇動翅膀的黑鳥。

她安靜地吸了一口氣，緊盯着路邊「熊熊燃燒」的樹木，它們就像無數頭站立起的野獸，散發着綠光。她的眼神幽暗而執着，像是在等待着回答，不，更像是在表達抗議。

這是小說的結尾。英惠最後的下場與結局是一個謎。

韓江在書末（作者的話）也沒有交代，只說：

十年前的早春，我寫了短篇小說《我女人的果實》。故事講的是一個女人在公寓的陽台上變成了植物，然後生活在一起的丈夫把她種到了花盆裏。我當時就在想總有一天會繼續創作這個故事。雖然這本連載小說與我十年前預想的有所不同，但出發點還是那裏。

暴力、瘋狂、對別人理解的回答

韓國檀國大學的王樂教授帶我去位於首爾光化門最具規模的書店教保文庫，去了解韓江作品及銷售情況，這家被評為韓國最具代表性的知識文化空間是一整幢大廈，「放飛夢想」為其店的宗旨。

這四個字讓我想起韓江的小說主角追求放飛的夢想以衝破塵世的陋規、陋習，刻意活在自己心靈廣闊的空間。

韓江小說在地下一層的文化圖書類入口正當眼處。這裏樹立着韓江大型肖像和韓文介紹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型展板，專櫃展示了韓江的作品及外國譯本，但看不到中文譯本。後來王樂在外國翻譯圖書區，找到唯一的一本韓江中文譯本、裝幀華麗的《素食者》，是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的腰封標出「布克國際文學獎」的作品。

可見，這是《素食者》獲布克國際文學獎後出版的，那是二〇一六年。



韓江小說在首爾光化門教保文庫文化圖書類入口正當眼處。店內同時樹立着韓江的肖像和韓文介紹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型展板。（彥火提供）

布克國際文學獎是布克獎主辦機構於二〇〇五年創立的，其實是一個翻譯小說獎，全球非英語區作家只要作品有英譯本在英國出版的，均可參選，翻譯者與作者平分五萬英鎊獎金。

韓江在獲此殊榮時曾經說道：

我在寫作時，經常會思考這些文體：人類的暴力能達到什麼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瘋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我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我的這些問題。我想通過《素食者》刻畫一個誓死不願加入人類群體的女性。

據統計，《素食者》出版在全球四十三個國家

和地區的版本累計銷售六百萬冊（未獲諾獎前）。相信在韓江獲諾獎後，銷路會迅速飆升。

在西方，《素食者》好評如潮，二〇〇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新寓言派作家勒·克萊齊奧閱讀了《素食者》後，已經預言：「作為韓國文壇的中堅力量，韓江極有可能成為韓國當代作家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要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除了要入十八個瑞典院士的法眼外，有很大因素是得到曾經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推薦，如莫言得力於之前諾獎得主日本大江健三郎的大力舉薦，當然譯者的翻譯水平也很關鍵。

顯然，韓江小說獲法國文壇領軍人物勒·克萊齊奧的青睞後，韓江之獲諾獎指日可待。勒·克萊齊奧是迷戀感官的人，在這個關節上，與韓江的《素食者》遙為呼應。

可見韓江的獲獎也是有跡可循的，我曾與認識韓江一家的韓國全南大學嚴英旭教授相敘，嚴教授透露，他的太太也寫小說，與韓江一家常有往來，韓江的父親也是小說家。由此可知，韓江是在充滿文學氣息的家庭熏陶下成長，加上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出類拔萃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明月灣區》總編輯。）



剪刀與漿糊



朱少璋
香港作家

漿糊既是黏合劑又是食物；剪刀既可以截舌又可以尋貓。我而今年近六十，漸漸明白毀譽得失、褒貶臧否無非事涉別人的認同或不認同……

近十多年，個人興趣傾向編輯整理文學、戲曲及唱詞的材料，先後出版了《粵謳采輯》、《艤舟集》、《海上生明月》、《小蘭齋雜記》、《粵劇藝壇感舊錄》、《星塵影事》等專書凡十餘種。说到底，在別人眼中這些都只是拼貼成果，都只是「剪刀漿糊」之作而已。

科技發展一日萬里，在學術界，剪刀漿糊早已

淪為最笨最原始的工具。而所謂剪刀漿糊之作，則既非「原創著作」，更夠不上「學術成果」。不過話說回頭，這世界每年每月每日出版的著作多不勝數；三兩本剪刀漿糊之作，諒不至對出版界或學術界做成太大傷害。我完全認同剪刀漿糊之作不必受到特別的重視或關注——自然也不應受到特別的歧視或排斥。

日本民間傳說《舌切り雀》有剪刀有漿糊，連「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太宰治都改編過這個故事。話說窮老漢讓小麻雀吃了一點點用來漿洗衣服的漿糊，妻子惡毒吝嗇居然剪掉雀舌。故事結局或寓意是善惡各得其報我不關心，我關注的倒是漿糊可吃這回事。細心一想，製漿糊的主要原料既是糯米或富含澱粉的穀物，果然可以是營養豐富又足以果腹的「食物」。再看葛飾北齋的畫作，故事中惡婦用的剪刀，原來是一款沒銷軸沒把環的「U」形紗剪。《夢溪筆談》說：「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雀舌就像小線頭，截舌用「U」形紗剪而非交叉式剪刀，是非常貼近現實生活的安排。交叉式剪刀不妨擱在灶頭那碗清水上——剪刀刃口對着家門的方向，心中默念貓的名字，便有神秘力量把失貓帶回家。侯季然的短片作品《剪刀找貓》就記錄過一小段尋找失貓的神秘儀式。侯導演的貓到底沒有回來，但網絡上卻又流傳着不少「成功個案」。所謂神秘力量大抵如此：賀知章說二月的春風為柳樹裁剪出嫩綠新葉，似剪刀。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汙澀。」漿糊既是黏合劑又是食物；剪刀既可以截舌又可以尋貓。我而今年近六十，漸漸明白毀譽得失、褒貶臧否無非事涉別人的認同或不認同；這一切，都無所謂了。可幸又可喜者，仍偶爾趁得上出版良機；那怕剪剪貼貼勞而少功，這一切一切，都無所謂了。

◎

這課本是李瓊珍在根來才者書時，她在灌後南學讀的，她曾跟嶺名女洗玉清嗎？她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女性。

子褒學塾的課本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說來也巧，劉羨冰校長剛贈我新著《澳門中華教育會史》（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中國現代教育社團史叢書」中一種），我便在舊書堆間找到清末民初教育家陳子褒編輯出版的新式啟蒙教科書數種。黃褐霉變的故紙瀾漫出陳年氣味，卻盛載着中國近代

教育改革的維新思想。

該叢書回溯中國歷史上著名教育社團的產生、發展、組織方式和活動方式，研究澳門的離不開中華教育會，也離不開陳子褒。

陳子褒（一八六二—一九二二），廣東新會人，晚清舉人，康有為的弟子，戊戌變法失敗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陳子褒歸國後興辦平民教育，一八九九年來到澳門辦過義學和勞工夜校，在荷蘭園正街八十三號開設的蒙學書塾，後改稱為子褒學塾、灌根書塾，於一九〇三年率先招收女生，是澳門學校最早招收女學生的紀錄；一九一八年遷校香港般含道。

陳子褒自取別號「婦孺之僕」，為改良小學教育，捨棄一直沿用下來的傳統舊教材，在辦學期間編輯了四十多種婦孺通俗教材、讀物以及報刊，傳播新知識、新思想，於粵港澳發行，影響甚廣。來到我手上的書冊，最早的一部是光緒二十七年出版的《婦孺論說》（一九〇一年）；又《婦孺論說入門》（一九〇二年），還有《婦孺淺史》、《增訂婦孺淺史》、《婦孺譯文》、《婦孺新讀本卷七》等共七本。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也非藏書家，但久已聞陳子褒之名，如今書本在前，以虔敬之情掀翻着遺下蟲跡的殘章，感受這位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先驅的熱血心魂。

陳子褒的教育思想強調「以學救愚」、「教育



興國」：「欲強國者，非開民智不可也。及野蠻之國，不能開民智，而且用愚民之策，其國安有不滅亡者耶。」「中國之衰弱，由於不講教育之道，蓋不講教育，則民必愚。即使政府極賢，亦不過人存政舉，究非長治久安也，沉以愚政府治愚民乎。」

陳子褒對課本內容嚴格要求，《增訂婦孺淺史》是在時隔十八年作增補後出版的；《婦孺論說入門》則是在一年時光裏於原書基礎上作了三次改良，書中有多篇文章力言女子並非無才為德論，力揭中國不興女學之弊，力陳女子讀書有益，力倡在各地興辦女塾，「使女子人人入塾讀書，貫通文理，學成之後，使之各有執業」。在提倡男女平權的今天，女性普遍得到受教育的權利，中國太空中不僅有女性，而且還是年輕的火箭設計工程師，如何理解如今理所當然的事，當年需要有識者為之呼號，為之投身？

在《婦孺論說入門》的書名頁上，我看到「李瓊珍」這個以毛筆書寫的工整字體。這課本是李瓊珍的，她在灌根學塾裏曾跟後來被喻為「嶺南才女」的著名學者冼玉清一起讀書嗎？李瓊珍是那個時代的幸運女性。



圖

不少橫巷，攤檔櫛鱗比於其經濟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哎，橫巷在什麼角色？

橫巷



黃秀蓮
香港作家

生活在香港這城市那麼久，卻依然有太多不明白之處，像橫巷，因何棋布縱橫？從中環到筲箕灣，由尖沙咀到荃灣，到處都見橫巷穿插其間。放眼望去，有些樓房密匝匝，高矮肥瘦一幢連着一幢，首尾相銜把街頭到街尾都填滿了。可是有些樓房幾幢並肩，合縱之勢忽然斷裂，出現一道窄窄空隙，然後又是一排樓房。罅縫無端而來，橫巷由是而生，莫非是地契使然？橫巷要是夾在高樓，恰如兩山之間的峽道，走道深邃充滿神秘。橫巷若是隱於低矮樓房，又有幾分似鄉間阡陌。

香港以寸金尺土聞名，橫巷即使只有幾呎闊，其土地價值依然可觀，奇怪是完全無用的橫巷為數不少。留白的後果一言難盡，我童年在深水埗所見的橫巷用「窮巷寡輪鞅」亦不足以形容，簡直是危險勿近。



油麻地碧街附近的橫巷，高樓遮蔽午後斜陽，透出陰涼，又避開了彌敦道的噪音，更覺清爽。（黃秀蓮提供）

橫巷不止骯髒，過年時裏頭必擺賭檔，聽說為黑道人物所盤踞，哪敢闖入？罅隙最容易藏污納垢，又怎料到橫巷窩藏罪惡，連高尚地段亦難倖免？我中學畢業旋即在九龍城一間小學代課，午飯時在附近蹣跚，漫不經心地用拇指食指捏着小皮包。突然一個男人從後一手奪去皮包，竄入橫巷，我慌得大叫：「噢！哎！呀！」還在頓足，而人影已跑出橫巷盡頭，不知轉往何方。賊人利用了橫巷闖無人跡的特性來遁逃，可憐我從此一走近寂靜橫巷就心慌。

可是世事並非絕對，橫巷不盡是可怕的聯想。那年頭橫巷旁邊偶有理髮檔，有水有電有鏡有椅，我親戚多年來就在巷口經營。他去世後分身家，長子說萬萬想不到橫巷一盤剃頭生意居然可以賺到那麼多錢。環境湫隘，貧者不嫌，廉價理髮，各取所需，剃

刀聲利利落落自橫巷響起，奏出一闕香江故事。

昨天在油麻地碧街見橫巷行人如鯽，便放膽走進去。高樓遮蔽午後斜陽，透出陰涼，又避開了彌敦道的噪音，更覺清爽。路燈豎立，可以想像晚上燈火通明。橫巷分流了川流不息的人潮，還自成格局。巷子深深，一條走廊衝出壓迫感的重圍，望不見盡頭，畫面富於電影感。

中上環每多橫巷，攤檔鱗次櫛比於其中，把橫巷的經濟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哎，橫巷在這城市裏究竟是什麼角色什麼風景呢？

◎

Junas 的交疊 時空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躺在床上，頭枕上方那根帶鏽、卻仍牢牢地釘在天花板上的粗大吊勾，教人思疑，昔日交疊在這空間的，會是一口大鍋、一整具被宰開還是吊的牲口，還是一具不幸的靈魂。

如果不說，憑欄俯瞰，崖壁下這片廣袤的凹陷地貌，看來彷彿是由洪荒時代接續不斷的雨水、河水沖



刷而成的，後來氣候轉化，河道改變，結果就剩下這一大片光禿禿的乾地。然而，一旦我們稍為注意到石柱上銳利的直角，又或者岩壁上的斧鑿痕跡，我們瞬間就會明白，這是一個人文地景，而非自然奇觀。它讓人想起羅馬，還有龐貝的歷史遺址，又或者說——文明廢墟。只是，這片名為「好時光」（Bon Temps）的土地上面，並沒有留下壁畫，而它的地表之下，相信也挖掘不出什麼文物。

這是個採石場，Christian說，自兩千年前的羅馬時代起，人們就開始在這裏採石。崖壁上風有點大，Christian打了個哆嗦，隨即把外套的拉鏈拉至喉頸，然後使勁吸了兩口煙。

那是二〇一四年底的冬天，我首次造訪Christian和Veronique位於法國南部的新居。

當時Christian的體內，是否已經潛伏着癌細胞？這個問題，我們最終都無從得知。

我當時只知道，Junas的街道，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原來的；另一個，則是以各國爵士樂手的名字命名的，包括遊走於法國和瑞士的Erik Truffaz、匈牙利的Mihály Dresch、美國的Archie Shepp，以及韓國的Youn Sun Nah——每年夏天，Junas的採石場都會舉行盛大的爵士音樂會。於是，為了友人，也為了音樂會，九年之後，我又回到了這個鄉鎮，回到了那間曾經下榻、有一室一廳、用砂岩砌成的客房。

這房屋，可說是整棟房子的基座，Veronique說，它其實是依着鎮上的圍牆建造出來的。房子中庭，昔日應可供馬車停駐；至於客房，就是戍衛的居室。低矮的十字拱頂，讓人彷彿聽到，幾個裝備簡陋的中世紀士兵，迴響於篝火與陰暗角落的疲憊足音。躺在床上，頭枕上方那根帶鏽、卻仍牢牢地釘在天花板上的粗大吊勾，教人思疑，昔日交疊在這空間的，會是一口大鍋、一整具被宰開倒吊的牲口，還是一具不幸的靈魂。

Junas曾經是新教徒的聚居點，自十六世紀起，當地居民就不斷跟信仰天主教的皇室政權發生衝突。今天，鎮上的教堂已鮮少舉行聚會。不過，當鎮上的鐘樓在夜間響起，又或者戍衛室的鐵窗外，傳來午夜行人的足音時，整個村鎮，似乎就頓時回到了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和鐸維利（Barbey d'Aurevilly）筆下，瀰漫着濃厚神秘氣息的十九世紀。

一段時間沒有聯絡，我驚訝地從網上的實景地圖發現，Christian和Veronique的房子窗上，竟掛着「待售」的牌子，房屋的外牆也一片灰黑，有點頹唐，有點破落。後來細看圖片的拍攝日期，才明白，那原來是早於二〇〇九年就攝下的照片。

當時Christian並不在Junas，就跟現在一樣。

◎



汪曾祺與施叔青彼此賞識，施叔青將兩人訪談對話及小說發表於台灣主要報章上，汪曾祺又撰〈《西方人看中國戲劇》讀後〉，把施叔青的戲曲研究帶進中國學術界。戲曲上，兩人「看法上有較多的共同語言與相通之處」，想必因性情相近。汪施交往，蔚為當時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則美談。——編者

同聲相應 同道相益

——汪曾祺與施叔青交誼隨劄

金實秋

汪曾祺與施叔青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其時，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代表團四日抵港，十五日返回內地。在港期間，施叔青邀約汪先生及香港作家古劍在美國俱樂部「美國會」喝下午茶。用古劍的話說，那次他們「漫無邊際地窮聊了一大通」。（見古劍《書緣人間——作家題簽本紀事》，山東畫報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雖然只是初次晤談，但正是這一次「窮聊」，拓寬了他們之間的了解與理解，為後來進一步深入而廣泛的交流和互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那年汪先生六十五歲，已是輩

聲中外的著名作家，且有人尊稱為「老作家」矣。施叔青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其時四十剛出頭。然而，頗有文學天才的她，十七歲即發表了處女作《壁虎》，隨後連續發表了中長篇小說《琉璃瓦》、小說集《常滿姨的一日》、《香港的故事》等有影響的佳作，說她是一位華語文壇上的佼佼者，實至名歸也。

詩酒「窮聊」

汪曾祺與施叔青都是性情中人，「窮聊」者，聊得投緣、聊得盡興、聊得自在、聊得漫無邊際耳。古劍在書中寫到他初見施叔青的印象：「她一頭齊肩短髮，笑臉迎人，一身時尚兩件頭打扮。一坐下就點了枝煙。席間誰有妙語，她就放聲大笑，一眼可看出豪放率性的性格。」

自此以後，汪曾祺與施叔青便開啟了持續數年的交誼：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汪曾祺在給古劍的信中說：「曾寄施叔青書二冊並一斗方畫水仙。」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汪曾祺致陸建華的信中道：「施叔青看了〈故鄉的食物〉，很想讓我陪她到高郵看看，看看汪曾祺的故鄉。」

一九八七年一月，汪曾祺將在台灣出版《晚飯花集》授權給施叔青。

具有文學價值和相當影響的，是一九八七年八月施叔青與汪曾祺關於文學的採訪以及此後汪曾祺對



施叔青著《西方人看中國戲劇》的評論。

一九八七年八月底，汪曾祺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取道香港去美國。在港短暫停留期間，汪曾祺接受了施叔青的訪談。

施叔青為訪談做了充分的準備，她認真閱讀、仔細研究了汪曾祺已發表的主要作品，擬就了針對性的對談提綱。兩人痛痛快快地暢談了近一天。

汪曾祺在抵達美國愛荷華的第二天，就在給夫人施松卿的信中說：「施叔青訪問我很長時間，差不多有八個小時。她要給台灣《聯合報》寫一篇稿，附我一篇小說。我讓她發表（八千歲）。施叔青想看看對我的評論。她九月到北京，說要去找你。你找幾篇比較重要的給她看看。」至於與施叔青喝酒，那汪先生照例是「瞞報」或「避重就輕」的。喝酒的事是香港作家彥火（潘耀明）先生透露的：與施叔青對談之餘，汪曾祺還與施叔青等香港文化界人士喝了個痛痛快。汪曾祺、施叔青、還有古華、彥火等人「買醉於北角燕雲樓，他（汪曾祺）老人家喝足大半瓶大號茅台，仍意猶未盡，後來一千人再拉隊去附近餐廳喝一通啤酒」。「他喝了幾大杯啤酒，醉眼昏蒙中，大談他的愛情觀和愛情故事，講得有聲有色，逗得大家都樂了。」（見彥火《自在酒仙頑童老》、《汪曾祺與香港》）彥火於《自在神仙——汪曾祺》一文中感歎道：「吾友小說家施叔青、曹又方、詩人王渝等女中豪傑，對他交加讚譽，表示若時光倒退，一定以身

相許。這當然是講笑而已，但汪曾祺之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

那次「買醉」，汪先生喝了不少酒，那施叔青也是斷然少不了的。據白舒榮透露，施叔青在參加雲南的一個文學活動中，一路上「酒肉喧嘩，還被作家鄧友梅等組織的酒協推舉為主席」，可見酒之海量、人之豪爽！

施叔青真是個快手，她迅速地將這次對談整理成文，並於年底分別在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發表。《中國時報》的題目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與大陸作家汪曾祺對談」，《聯合報》的題目則是「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訪汪曾祺」。不久，一九八八年第四期的《上海文學》也以「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與大陸作家對談之四」為題刊發，所不同的是，略去了施叔青對汪曾祺的簡介，個別地方有刪除和修正。一九八九年二月，《文壇反思與前瞻——施叔青與大陸作家對話》於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公司用《對談錄——面對當代大陸文學心靈》為書名推出；兩書均收了她與汪曾祺對談的文章。主要內容是：

- 一、中國各種運動，我是一個全過程；
- 二、《受戒》是寫初戀的感覺；
- 三、小說的散文化；
- 四、字裏行間，無字處皆有字。

汪曾祺與施叔青關於文學的這個對談，顧建平先生有一個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是理解汪曾祺個人經歷、文學履歷及其作品的關鍵鎖鑰。」（顧建平：〈散文化小說的作用是滋潤〉）因為其時的港台讀者對汪曾祺及其作品尚缺乏了解和理解，這個對談的發表，顯然是具有津梁意義與文學價值的。

總的說來，汪曾祺對這次對談比較滿意。不過，對施叔青文章中的一些「失誤」，他亦直言直說。汪先生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李國濤的信中云：「和施叔青的對話是在香港談的。她拉着我談了六、七個小時，有些話我囑她不要發表，結果她還是發表了，港台作家就是這樣，總愛傳播一些內幕。這篇東西發表之前我沒有看過，從美國回來路過香港時才看到。她的記錄有很多地方記錯了，如『和尚進門狗不咬』記成『和尚進門哥不饒』，極可笑。我本想給她校正一次，不想她怎麼又弄到《上海文學》發表了（原文最初發表在台灣《中國時報》，上海《文學報》轉載）。這樣一來，這稿遂有三種版本，我真不想弄得這樣嘩啦啦的亂響！」

其實，施叔青誤記的還有一些，筆者粗粗推敲一下就發現了。如「下地」應為「下放」，「唱詞」應為「唱腔」，「把散文、詩寫入小說」應為「把散文、詩融入小說」，「懸念」應當「懸念」……雖說這些僅僅是一字之差，但意思炯然相異，所以汪老爺子直呼「極可笑」！當然，我們也不難看出，這些一字之

誤並非什麼原則性大錯，大都是由於語音問題所致，也有的施叔青對當時的大陸政治背景了解不夠，亦或在交付報刊發表時缺乏仔細認真的推敲與校正。汪曾祺與施叔青對談，增進了他們之間友誼和信任。

戲劇的見解

一九八八年七月，施叔青到北京，將台灣《中國時報》發表的汪先生的小說〈八千歲〉的稿費三百三十美元帶給了汪曾祺。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汪曾祺為施叔青而撰寫的〈《西方人看中國戲劇》讀後〉發表於《文藝報》。

汪曾祺對施叔青的這部著作印象頗佳，評價較高。他說：「施叔青介紹了傳播中國戲曲的幾位名家，其中史考特是『忠實的移植者』，他導演了《四郎探母》、《蝴蝶夢》。他的《蝴蝶夢》（《大劈棺》的主題解釋，不知是史考特還是施叔青的揣測），我覺得很深刻。《蝴蝶夢》的主題在述說着人在接受試探時，才反映人性的脆弱，以及容易受誘惑的劣根性，想要執着的困難。這是普遍的人性」、「《大劈棺》在大陸事實上已經禁演，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解釋，把它重寫一遍，我以為會是一出好戲。」汪先生還就勢大大地讚揚了施叔青，他認為「施叔青對『二百五』被點化成人的過程極感興趣，以為其中道



理之玄秘，以及『點化』這一舉動背後所隱藏的宗教哲學，更顯出中國精神的深不可測，我覺得施叔青的理解，真是『妙不可言』……。」

筆者認為，施叔青關於《大劈棺》的論述，對汪曾祺後來改編重寫《大劈棺》有一定影響與啟發。

汪先生對施叔青的文筆很是賞識。在文章的末尾，汪曾祺說：「施叔青這本書的特點是『把學術性和抒情性結合起來』，這特點正是目前的學術文章（包括關於戲曲的論文）所缺乏的。」汪先生還拈出施叔青的《台灣歌仔戲初探》點讚——「這是一篇學術論文，而且那樣長（共一百零八頁），但讀起來趣味盎然，絲毫不覺得沉悶，因為文筆極好。施叔青是小說家，她是用寫小說的筆寫學術論文的。」

《西方人看中國戲劇》是施叔青對中國戲劇的研究成果，一九七六年由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此文運用現代觀念探討戲劇結構、主題及人物的性格心理，其獨到見解得到了當時戲劇界的普遍讚許，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說：「（施叔青）有一種特有的感性及異乎尋常的視野。」

在汪曾祺的《西方人看中國戲劇》讀後》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汪先生在不小地方借題發揮闡發他對中國戲劇的深度思索。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汪先生就有了中國戲劇必須改革的觀念，而且也有了改寫傳統劇目的想法及作品。如他創作於一九五四年的《范進中舉》，在最後一場就運用了一點心理分

析。他在《我是怎樣和戲曲結緣的》則明言：「我想把現代思想和某些現代派的表现手法引到京劇裏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本來就和西方的現代派有某些相通之處。……我想把傳統和革新統一起來，或者照現在流行的話說，在傳統與革新之間保持一種張力。」

在《京劇紀言——兼論荒誕喜劇《歌代嘯》》一文中，汪曾祺還不指名的說到了施叔青。他在論及京劇衰落時說，「戲曲藝術教育的不普及，不深入，是戲曲沒落的一個原因。台灣的情況似乎比我們稍好一些。我所認識的一位教現代文學也教戲曲史的教授是帶着學生看戲的。」（刊《中國京劇》一九九二年第二期）汪曾祺所說的教授，即施叔青是也。

施叔青與汪曾祺在對中國戲曲看法上有較多的共同語言與相通之處。施叔青對汪先生的這篇讀後感十分在意，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人看中國戲劇》，即增刊了汪先生的這篇讀後感。

在一九八七年汪曾祺與施叔青的對談中，小說 是他們對談的核心，最後的話題也從小說轉入了戲劇。他們兩位都寫過劇本，也都搞過戲劇研究，在此次對談中彼此均未就戲劇伸展、深入地交流，對話不多，嘎然驟止，似乎都有點言猶未盡之意，以至我覺得汪先生的讀後感有的地方像是那次對談戲劇的擴展與補充的意味。

（作者為教育文化工作者，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

「『丈夫殉道而
妻獲救贖』……閱
讀者讀原著，大概
也會猜想題旨合該
如此。小說與電影並
觀，甚至覺得後者頗
為『忠於原著』……」
作者對比二〇〇六年
拍成的《面紗》電影
與原著小說，並悟出
不同啓迪。

——編者

《面紗》的啟迪

陳德錦

念念不忘曾與她出軌的一段情，可是凱蒂掉頭便走，彷彿已重得新生，擺脫了舊我。

以上電影片段，在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原著中並無出現，是編劇者所加插，目的似一方面在強調瓦爾特的無私奉獻，另一方面也說明凱蒂的自新終得成功。電影導演深刻明白，即使為了討好「消閒」的觀眾也必須抓住一個題旨，因此做好了敘事鋪墊，「丈夫殉道而妻子獲救贖」，優美的山水配以演員出色的演繹，畫龍點睛地完成題旨的塑造。

閱讀原著，大概不少也會猜想題旨合該如此。小說與電影並觀，甚至覺得後者頗為「忠於原著」。電影確實把小說中的東方主義色彩盡量淡化，小說中

不打算拿電影和小說作詳細對比，但二〇〇六年拍成的《面紗》（原著 *The Painted Veil*，一九二五出版）電影版本（三部最近期的一部），有頗堪一議的片段：細菌學家瓦爾特·費恩，到一個受霍亂肆虐的中國村鎮工作，不但充當醫生，還幫助引水工程以便減輕疫情。卻為保持水源潔淨，勸喻民眾遷墳，觸怒地方軍閥（其扮相滑稽得引來一笑）。瓦爾特對貧窮山村的孩子很有愛心，拿碎錢分給他們，但在研究病菌時因感染而亡，下葬時只以草蓆裹體。鏡頭再轉，跟瓦爾特同行的妻子凱蒂已回到倫敦定居，與小兒子在路上碰見查爾斯·唐生，這殖民官仍



毛姆《面紗》（*The Painted Veil*）小說封面。
（資料圖片）



凱蒂對「貞節牌坊」和山上神廟的神秘感通也只輕輕帶過，更略去那海關助理專員韋丁頓對凱蒂大談什麼是「道」：「失敗和成功，誰能辨別兩者何時交替？……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強的人。」要討論《面紗》的宗教啟迪，也許只是從修道院院長放棄貴族身份來華助養孤女、激勵了凱蒂洗心革面這方面着墨便足。

然而，果真如此，毛姆這部小說就真是「通俗」不過了，也不必布置那麼顯眼的東方象徵卻又似輕描淡寫。不應忽略小說序言中，毛姆提及自己閱讀但丁《神曲》的感受：《煉獄》第五章講及中世紀一個貴婦，因丈夫懷疑其不貞而被囚於一個荒僻的城堡，城堡裏的毒氣能致人於死。貴婦之夫不與她交談，不聽她的哀訴，正欲以此悶不作聲的方式作為報復。她死前未能悔罪，但求早日脫獄得上天堂。

毛姆是否根據這故事原型重塑一個現代版？試看：瓦爾特半央求半強逼凱蒂跟隨他到疫區，的確懷着報復心理。他在疫區忙於看病，卻不大理睬凱蒂；他死了（有薄棺下葬），她相信自己從未愛過他。這時刻，凱蒂可謂已進入生命試煉的第一層階梯。離開地獄般的霍亂疫區，看見稻田的豐美，感到「自由」了，她要看清楚身邊人所掛的假面，也要逐步把自己的「面紗」除去，而這個自我認識的歷程，卻非一時一事的突變所能完結，而碰巧在凱蒂身上更是緩慢漸進的。真有神靈主宰我嗎？「貞節」是否德行而可抹殺熾熱而忠實的戀情？不旋踵，在香港短暫停留的日

子，她的「自由」讓她軟弱起來，重投查爾斯·唐生的懷抱。直至她毅然離港，答應陪伴老父那一刻，這或可算是她逃脫煉獄踏上第二層階梯的冀望。小說並未寫到幾年以後已為人母的她。

不能直截批判時代病態？

要說毛姆憑着一個傳說演述一則現代人愛情孽緣，有相當具體的心理刻畫，故事和人物雖取自現實卻沒有典型意義，那麼《面紗》豈不如同一齣戲劇，頗有詩意而未免輕巧，不能直截批判時代的病態？但故事終歸打上時代的烙印，在充斥虛假「面紗」的英國上流社會，這類愛欲和婚姻倒錯的事件大概不會罕見。《面紗》主人公本來取名藍恩（Lane）而非費恩（Fane），卻不巧與一對在香港的夫婦同姓，毛姆因此被告上法庭，一個與唐生職位相近的殖民官員也打算興訟。毛姆被逼把故事背景由香港改為「清廷」再予發行，後來才回復原名（電影把背景又改作上海）。但無論如何改動，毛姆執意散發的異國情調還是存在的，但對人物的影響在於啟迪而不是僭奪，因此小說題旨毋寧是「觀看人生的真與假，通過陌生的世相了解自我」，不關乎觀照的是東方或西方。唯一例外是韋丁頓與滿洲女子的兩情相悅，韋丁頓該視之為生命中所遭遇的「道」，這個圓滑處世的殖民官活出了他把握到的一絲兒「東方主義」。

（作者為香港作家、詩人。）

本文羅列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學界發表的西西研究論文。對於西西的研究重點亦呼應時代的現實，由最初研究其文筆技巧，到邁進新世紀後研究者關注女性意識等。作者整理出一份編年史式的西西研究紀錄。

——編者

中國大陸西西研究 綜述（一九八八—二〇二三）

莊園



按：於二〇二四年八月九日搜索。
最早發表的文章是柳蘇一九八八年九月刊發在《讀書》雜誌的〈像西西這樣的香港女作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僅此一篇，

對西西的書寫屬於推介性質。上世紀九十年代有四

篇——陳炳藻〈論西西的短篇小說技巧〉（分兩次刊發在《小說評論》，一九九一年五月和六月）、孫永超〈第三隻眼，或者別一種角度——西西作品中的一個慣用視角〉（《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一九九五年八月）、趙稀方〈本土意識與文學形式——西西小說論〉（《台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一九九七年五月）、艾曉明〈香港作家西西的童話小說〉（《文學評論》，一九九七年五月）。其中三篇從小說的技巧與形式研究西西，趙稀方特別強調了西西的本土意識。艾曉明則重點研究西西的童話書寫。

新世紀後備受關注

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九年總共有十九篇研究西西的論文，華南師範大學的凌逾研究西西的論文佔逾四成——有八篇，分別是〈向現代電影越界的新小說——以西西《東城故事》的文體創意為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〇六年六月）、〈西西研究綜述〉（《廣東社會科學》，二〇〇六年九月）、〈反線性的性別敘述與文體創意——以西西編織文字飛氈的網結體為例〉（《文學評論》，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西西研究的新路向〉（《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二〇〇七年九月）、〈蟬聯想像曲式——西西小說的文體實驗〉（《華文文學》，二〇〇七年十二月）、〈論二十世紀華文文學中的「棄



婦」與「反棄婦」話語——以魯迅和西西為例〉（《華文文學》，二〇〇八年六月）、〈女性主義敘事的經典文本——論西西的《哀悼乳房》〉（《文藝爭鳴》，二〇〇九年四月）、〈後現代的跨媒介敘事——以西西小說《我城》為例〉（《江西社會科學》，二〇〇九年七月）。

凌逾的研究率先注意到西西小說的文體自覺與先鋒意義，還從女性主義研究的角度探討了西西的性別書寫，她對西西與魯迅的文學比較中，提煉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的研究主題——「棄婦」與「反棄婦」，彰顯了西西小說中「孤絕」意識與魯迅的深度契合，也貫通了中國現代文學在不同區域的內在理路。二〇〇九年，凌逾的專著《跨媒介敘事：論西西小說新生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期間，山東大學的王瑞華研究西西的論文有兩篇——〈形式的特別與表現的深刻——評西西的短篇小說《浮城誌異》〉（《名作欣賞》，二〇〇五年九月）、〈西西：都市焦慮與童話救贖〉（《華文文學》，二〇〇七年六月），着重評論西西的童話與短篇小說《浮城誌異》。

孔岩研究西西也有兩篇——〈灰闌中的敘述：論西西實驗小說的敘述探索〉（《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〇五年六月）、〈圖與文的對話——西西《浮城誌異》的圖文互構分析〉（《小說評論》，二〇〇九年五月），聚焦西西小說的實驗特質與圖文互構。

其他七篇分別是：童炳月〈陽光地帶的夢——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意義結構〉（《華文文學》，二〇〇三年六月）、袁勇麟〈二十世紀香港小說與外國文學關係淺探——以劉以鬯、也斯、西西為例〉（《華文文學》，二〇〇三年六月）、趙稀方〈西西小說與香港意識〉（《華文文學》，二〇〇三年六月）、何福仁〈時間、空間和房間——和西西對話〉（《書城》，二〇〇四年九月）、陳智德〈西西：香港說夢人〉（《南風窗》，二〇〇六年三月）、周黎萍〈蝸居的勇敢與選擇的困境——西西愛情小說中女性對自身情感及命運退守和選擇的悖論分析〉（《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國佳〈淺析香港實驗作家西西圖文散文創作的流變〉（《長春理工大學學報（高教版）》，二〇〇九年三月）。

趙稀方與袁勇麟是華文文學資深學者，他們的論題較為宏闊，趙文聚焦西西的香港意識，注重詮釋作家的地方經驗與文化紋理。袁文探討香港三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劉以鬯、也斯、西西，他們所處的二十世紀與西方文學的關係。《書城》刊載香港作家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談，早在一九九五年，香港素葉就出版了西西與何福仁的合著《時間的話題：對話集》。

每年平均有兩篇研究論文

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九年，研究西西的論文總共二十篇。二〇一〇年三篇——劉慧敏〈歷史文化視野

中的香港都市書寫——西西小說的文化解讀》（《學術交流》，二〇一〇年二月），劉慧敏、王媛、白楊、程媛〈女性意識的建構與豐富淵博的知識性敘述——論西西小說城市書寫的特質〉（《大慶師範學院學報》，二〇一〇年九月），陳承男〈西西的童話〉（《上海文化》，二〇一〇年九月）。

二〇一一年兩篇——劉慧敏、李楓、戈靜〈城市的「尋根」與個體的「存在」——論西西小說的城市書寫特質〉（《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一一年十月），王強〈分離與建構：西西《我城》與香港意識〉（《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二〇一二年兩篇——尹婉〈削足適履的幸福——析西西《玻璃鞋》中玻璃鞋的主人〉（《安徽文學（下半月）》，二〇一二年二月），張歷君〈布萊希特抑或什克洛夫斯基？——論西西《肥土鎮灰蘭記》中的雙重視角〉（《現代中文學刊》，二〇一二年四月）。

二〇一三年三篇——王瑞華〈物化：香港女作家敘寫都市人的命運一種——以張愛玲、施叔青、西西的小說人物為例〉（《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二〇一三年二月），賀小力〈時空的輕盈之舞——論西西《我城》的時空結構〉（《名作欣賞》，二〇一三年八月），潘碧華、蔡曉玲〈生命敘述——論西西《玫瑰阿娥的白髮時代》的時間觀〉（《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二〇一四年兩篇，作者都是彭夏婷——〈西西「故事新編」中的「元虛構」探析——以〈陳塘關總兵府家事〉〈浪子燕青〉〈長城營造〉為例〉（《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〇一四年六月）；〈解讀西西的〈陳塘關總兵府家事〉〉（《文學教育（上）》，二〇一四年十月）。

二〇一五年兩篇，神盈盈〈跟命運打個愛情的賭——評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二〇一五年五月）；倪綺琪、陳南先〈西西與蕭紅小說中的兒童視角與城鄉情懷——《我城》與《呼蘭河傳》中的生存觀對比分析〉（《文化傳播》，二〇一五年十月），倪綺琪、陳南先〈「我城」與故鄉的生死敘事——西西《我城》與蕭紅《呼蘭河傳》中的生存觀對比分析〉（《嘉應學院學報》，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後面兩篇文章其實是一篇文章刊發了兩次。

二〇一六年一篇，徐天秀〈論西西〈解體〉中的隱喻〉（《太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二〇一七年一篇，劉洋溪〈論西西小說中都市印象的變遷〉（《文學教育（上）》，二〇一七年十月）。

二〇一八年兩篇，蔡曉妮〈異夢空間：女作家筆下的香港愛情書寫——以張愛玲、西西、李碧華、亦舒、施叔青為中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二〇一八年六月），李星星〈西西小說與《灰蘭記》的人



物形象變異》（《華文文學》，二〇一八年十月）。

二〇一九年兩篇，劉飛〈淺析西西八十年代的「肥土鎮」故事〉（《文學教育（下）》，二〇一九年五月）、艾艷紅〈西西《哀悼乳房》的創新性實驗敘事建構〉。

這些學者關注的西西作品包括《我城》、《解體》、《肥土鎮灰闌記》、《玻璃鞋》、《玫瑰阿娥的白髮時代》及《故事新編》，還有她早期的成名作《像我這樣一個女子》等，研究視角顯示了更多維度。論文之一對西西《我城》和蕭紅的《呼蘭河傳》進行比對，很有新意，兩代女作家創作於香港地區的重要代表作，透露了香港本土作家與南來作家隱秘的內在關聯與天才密碼。王瑞華的論文借助三位重要女作家在大都市的存在經驗，對「物化」的主題進行了提煉與反思，具有精神價值與時代意義。

論文數目近年有攀升趨勢

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三年四年間，研究西西的論文已經達到十五篇。二〇二〇年三篇，張宇〈日常化的先鋒與世界化的本土——學術史視野下的西西小說新論〉（《東吳學術》，二〇二〇年一月）、李慧〈論西西小說的城市書寫〉（《戲劇之家》，二〇二〇年二月）、李丙芳〈正向記憶重構與非典型啟蒙文本生成——簡論西西《哀悼乳房》敘事策略與藝術創新〉（《名作欣賞》，二〇二〇年九月）。

二〇二一年五篇，蔡志全〈香港作家西西訪談〉

（《華文文學》，二〇二一年二月）、郝子靖〈兒童視角下的敘事——論西西小說《候鳥》的藝術特色〉（《惠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二〇二二年四月）、徐雨霽〈西西稚感的詩歌〉（《書屋》，二〇二一年八月）、張曉倩〈淺析西西小說《我的喬治亞》的敘事藝術〉（《美與時代（下）》，二〇二二年十月）、呂佳琪〈論西西自傳體小說中的身份意識——從《候鳥》到《織巢》〉（《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二〇二二年兩篇，許慧楠〈跨代共同體：論西西「白髮阿娥」系列小說的代際敘事〉（《華文文學》，二〇二二年八月）、凌逾〈西西：永動式融界大師〉（《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二〇二三年五篇，陳國球〈相遇又重逢——西西早期創作與香港文學史因緣〉（《書城》，二〇二三年三月）、梁燕麗〈從「洋場社會」到「我城意識」〉（《華文文學》，二〇二三年六月）、王蘊懿〈美麗的新世界：談西西的烏托邦書寫〉（《華文文學》，二〇二三年六月）、趙牧〈「邊緣」閱讀與「現代」意識——論西西評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小說的香港視角〉（《華文文學》，二〇二三年六月）、張敬傑〈西西與香港文學——以《我城》為例論「頑童體」的語言實驗〉（《名作欣賞》，二〇二三年十月）。

此階段研究的主題詞拓展到日常化、啟蒙、自傳、代際、融媒、烏托邦、頑童等，還關注到西西的詩歌創作。

西西亦進入內地研究生視野

從二〇〇七至二〇二三年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研究西西的碩士學位論文有十九篇。列表如左：

時間	題目	作者	學校
2007	別樣的書寫——論西西小說的香港都市風情描繪	劉慧敏	吉林大學
2008	謙卑而快樂的人與城——論西西小說創作	張桂珍	山東大學
2012	地方經驗與身份認同——論西西小說中的「香港」與「家園」	向穎	重慶師範大學
2012	西西小說中的城市想像與文化身份認同	姚斐菲	復旦大學
2012	乘着飛氈的說夢人：西西小說敘事藝術研究	鄒滢	復旦大學
2014	論西西小說的邊緣敘事	容旖旎	暨南大學
2017	西西小說的赫爾博斯印跡	劉鈺	吉林大學
2017	西西小說的城市書寫與童話救贖——以《我城》《浮城誌異》《飛氈》為例	韓雅婷	西南大學
2019	從歸屬到歸宿——西西的身份困惑與精神突圍	王靈玉	西南交通大學
2019	西西作品的圖文互涉敘事研究	陳思	山東大學
2020	性別意識與敘事策略——西西小說女性主義敘事研究	丁瑞	廈門大學
2020	永不終止的大故事	史沛然	遼寧師範大學
2020	西西城市系列小說的互文性研究	代錚	河南大學
2021	西西肥土鎮系列小說的香港想像研究	陳倩欣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2022	論西西小說的家園意識——以《候鳥》《織巢》為中心	邱慧妍	北京外國語大學
2022	論西西小說的個體身份認同	李丙芳	曲阜師範大學
2023	論西西小說的香港城市書寫	王玉	遼寧師範大學
2023	論西西「肥土鎮」系列小說的童話書寫	黃夏毓	廣西師範大學
2023	別出機杼的文學遊戲——西西散文研究	唐欣怡	福建師範大學



巴士交響曲：光與影的詩篇

張素靈

(一)

流光溢彩，夏日午後的街道，
巴士穿梭，繪出時光的軌跡。
人行道上，影子隨步伐搖曳，
如同流光般，靜靜流淌在每個角落。
陽光透過葉隙，斑駁成夢境的碎片，
行人匆匆，追逐着流光的尾巴。
巴士轟鳴，是城市不息的脈搏，
在光影交錯中，我們尋找着方向。
午後的寧靜，被巴士的笛聲喚醒，
沉睡的夢，隨着流光，緩緩前行。
影子在腳下，舞動着生命的節拍，
在光與影的協奏中，感受着時間流轉。
陽光輕描淡寫，繪就時光的篇章。
巴士如筆，穿梭在城市的脈絡，
繪下時間軌跡，編織成永恆的記憶。

(二)

速度是巴士的詩篇，城市的節奏在車輪下鋪展，
它在晨曦中輕盈，夜幕下沉穩，如同時光的筆觸。
綠燈亮起，它輕啟步伐，紅光閃爍，它靜默等候，
在城市的畫布上，繪出流動的軌跡。
速度，是它的呼吸，是它跳動的靈魂，
在每個轉彎，每個加速，訴說着城市的心跳。
巴士，不言不語，卻勝過千言萬語，
在速度的詩行裏，城市的故事，靜靜流淌。

(三)

雨絲如織，輕拂心湖的鏡面，
思緒泛起，波紋般在心海中盪漾。
車廂中，乘客靜坐，情緒似琴鍵，
黑白交錯，各自彈奏着內心的樂章。
雨滴輕敲，是思緒的鼓點，
乘客們，或沉思，或神遊，
耳機隔絕了塵世的喧囂，讓心靈更自由。
雨，自然的鋼琴家，輕觸情緒的琴鍵，
在這車廂的小世界裏，
共同編織着生活的和諧旋律。
在城市的雨幕中，
共同譜寫着一曲未完的樂章。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課程學生。)

這些碩士論文大部分是對西西小說的研究，新世紀的研究生更喜歡西西的《我城》、《飛氈》、《候鳥》、《織巢》等作品，研究的主題詞包括香港、邊緣、性別、身份、地方經驗、圖文、童話等。

西西作為香港作家，在中國大陸屬於華文文學研究領域，華文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教育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南部汕頭大學、暨南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

興起，新世紀以來，華文文學因其國際性的特徵，逐步成長為內地綜合性大學文學專業的「顯學」。以上清單顯示，十九篇研究西西的學位論文，北方高校的研究生寫了九篇，西部高校的研究生寫了四篇，東部與南部高校的研究生總共僅寫了六篇。

(作者為香港文學館出版部主管，館刊《品賞》副主編，文學博士。)



夢

圓夢台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夢乃虛幻，並非真實。不過，夢想可以引領我們前行，成為奮鬥的目標。因此，有夢絕非壞事。

在香港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有着這樣的一個地方：圓夢台。這多麼的美好，不單有夢想，而且更可以圓夢，

夢想成真。

夢想成真，首要是要有夢想。夢想不妨定得偉大一些，遙遠一些，當然不要遙不可及。關鍵在於要認清何謂夢想，何謂幻想。幻想是真正虛幻的，永遠不可能成為事實；夢想則不然，只要朝着正確的目標奮鬥，夢想便有可能成真。

「夢想」是目標，「成真」乃是求索的路。人當有夢想，做任何事都會有動力。夢想要遠大，否則便是目光短淺，夏蟲不可以語冰。

在大學裏，成為大學生，過去稱之為天之驕子，雖然今天已成普及教育，大學生不再等同是精英。但在大學

裏術有專攻，學以致用，能夠用上四年認真自己的夢想，也是再理想不過了。

伍宜孫書院的圓夢台，舉目遠眺，可以看到科學園、大尾篤、馬屎洲、慈山寺觀音像、船灣淡水湖，還有氣吞河山的八仙嶺。在這裏許下宏願，然後在四年的大學生活裏貫徹執行。當然，要夢想成真，絕對並非空喊口號即可成之事。要努力前行，披荊斬棘，事方可成。柳宗元在尋找西山的過程是「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並非一帆風順，在在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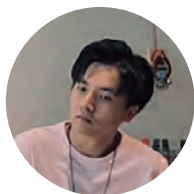
看見別人的成功，看到別人的圓夢，我們都羨慕不已。可是，夢想成真的背後，不要忘記了別人所付出的努力。在大學裏，要不負大學生活，時間分配最為重要。我時常跟學生說，大學讀得怎樣，讀書也好，遊戲也好，其實都可以。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時，既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人人平等。入讀大學的時候，我們期待在四年後會有一個怎樣的自己，便當循着這個方向而進德修業。人當有一個短期、中期、長期的目標，如此，方能規劃自己的人生。想一想，十年後二十年後的自己，究竟在做些什麼，會是一個怎樣的人。那麼，我現在要做些什麼，才能塑造成為十年後二十年後的自己。明白了這個道理，便當明白今天當要走什麼的路，為了什麼而努力。

到了圓夢台，可以高聲疾呼自己的夢想，但在宣之於口之際，我們是否想清楚路該當如何走，才可以夢想成真。做夢，也有他的學問！



夢變體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那時我們有夢想，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北島《波蘭來客》

與V在睡房告別後，我呆坐大廳，喝咖啡，聽時鐘行走，而貓徘徊行李箱附近，無知、好奇。車來了，我挽起牠們，親吻，放下，再拉起行裝出門。下一刻縮進車廂，關上世界，玻璃具象，司機不發一語，我有充足時間後悔甚至逃走。其實我只到台中兩天，參與兩場文學講座，那裏有我認識的、即將認識的文學同好，我們分享相同的夢、分享文字和酒精，想當然也重視本質上的分享。

但我就是捨不得：連續五天講課、會議、批改、課外活動，接着是文學講座、評審工作、活動討論，居家時間所剩無幾，現在還要於周六清晨爬起，乘飛機趕至

另一座城市的喧鬧，周日晚趕回來，無縫銜接下星期大同小異的奔波。呼。這一年我好像「講」比「寫」多，到大學、中學演講、主持寫作坊，也到過日本交流，相比起十多年前立志專注「寫作」，我就似是學生繳交的作文，周旋離題界線間，稍一不慎就被評為下品，絕不會是標準扣題五星文章。

十多年前。我在大學籌組詩社，以勞動換取寫作，親力親為，把印製好的詩刊搬到樓上書店及網上發表，期待批評。那段短暫卻快樂的歲月裏，有字、有光、有人，每天都談論文學，每天都活在文學，沒有其他。我早就明瞭「全職作家」只屬都市傳聞，未敢奢望。某天我們與老師閒談，茶杯碰撞瓦碟，叮啞一聲，一段有趣的寄語指引命途：「不要當編輯，你們很快會討厭文字。有興趣的職業最會消磨興趣。」

所以我當了老師，糊裏糊塗地。重溫電影《男人四十》，依然喜歡同一鏡頭：下課，張學友邊笑邊步出教室，凝着，收起笑臉，低頭離開畫框。每天如是。容我喘息的，就剩下片段零散的文學，我把它組成，用說話和敲打鍵盤重組。然而有些時間和氣力就這樣喪失，轉眼收拾行囊、轉眼登上飛機、轉眼我旋開酒店房門，我喝啤酒，我不知不覺醒來，跟模糊的臉談論最近看的書和電影，睡前聽着流行曲，有時流淚。

接着是夢。我夢到十數年前有人說興趣和職業的話題，我放下詩會的稿件，相信自己無論如何也會走下去，不要忘記。

一起築夢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也有詩和遠方的田野，你亦手空拳來到人世間，為找到那片海不顧一切……」這是最近常常迴旋在腦海的歌。高曉松的詞，許巍蒼桑卻不失溫柔的演唱，帶給人們的是無奈唏噓還是提醒鼓勵？然後不禁想一想：慶幸身邊都是為了夢想在努力的人，夢想可能不是在遠方，而是近在咫尺。

不一定在古寺才能言詩，不一定遠方才有廣闊的田野，事實上，只要心中有需要寄托的海洋，在日常中每一片努力的「螺絲」也能給我們觸夢的甜美。

最近在校園內組織以中華武術「洪拳」為主題的教學，這是我們跨學科跨課程的年度重點活動。實芝林李燦窩體育學會的梁啟賢師傅（也是我校的中文老師）親自教授初中學生「工字伏虎拳」，今年入秋便開始練習。我和團隊從暑假開始組織跨科學習課程、思考教材、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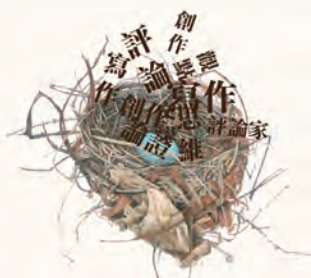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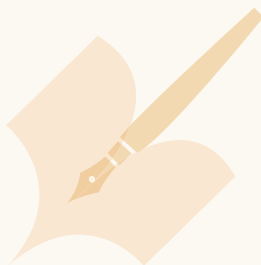
劃一起破世界紀錄的活動，為的是在香港頗為緊迫的課程之中種植一點中華文化的滋養——「身正心正」的武術精神，也給學生「動起來」的學習體驗。

「武術」自然不是我耳熟能詳的範圍，但是我們相信健康的精神從健康的身體開始，正所謂聞雞起舞，昂首闊步，看着一整個禮堂布滿初中學生，大家饒富趣味炯炯有神地練功，讓我看到夢想的雛形。大家由學習扎馬的基本功做起，手握拳頭放在腰的兩側，轉換幾個英姿颯颯的姿勢，然後一，二，三，一起向前揮拳，多麼有力量！這是要打破生活的苟且，也是少年人積極前進的決心。

如果只要努力便能達至預期中的結果，那麼可能只是達到「理想」，還沒有到「夢想」的境界。我們最初有演練「工字伏虎拳」構思的時候，因為也想推廣中華文化，便邀請小學參與；當然處處碰壁，但是最後能夠加入，與大家一起築夢的同行者，也是如此珍惜和滿足。在武術主題的跨課程研探方面，一開始也沒有想到連英文科、體育科也願意加入，讓學生的體驗更多元而豐富。現在，籌備活動進入尾聲，我們不但獲得文化學術界的支持，甚至獲得政府機構的加盟。盤互交錯的命運紙牌，讓不同人、事、物因為推廣中華武術武德這個意念連結在一起了。如今，只希望當天的活動能夠順順利利。謝謝大家成為夢想中其中一塊拼圖，即使此情只待成追憶，也感恩彼此曾一起建築如此美好的夢。

夢

夢的語言



香港中文大學 施津泱



我總覺得夢是神奇的東西，可以在現實基礎下發展出與事實不符或超現實的情節。我飛過、溺水過、遇名人或喪屍過、一口的牙齒碎過、撞牆而不死過。現實世界大抵不會經歷的，都可在夢中實現而我又不用承擔後果。因此，我頗愛做夢的，感覺上就像經歷斷裂式的第二人生。那些不允許幹的事、不允許發泄的情感，以及被壓抑的一切，統統在夢中得以釋放。我不必介懷他人的目光，不必承受自我意識審查，不必成為被壓抑的「我」。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具體情節經已忘記了，只記得夢裏的我哭得很慘很慘，而四周的人都給我一個擁抱。雖然是夢，仍然得到一絲實際撫慰。

從前在某些書籍得知，夢可能是潛意識的呈現，是

織夢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鄭嘉儀

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夢。夢中是多年前的自己，踏着小小的梯間路，臉上的笑容總是很自然的綻放開，和着清風，邀着明月，仲夏的夜晚，路燈下撲閃着螢火蟲的點點光芒，曾有四個小女孩，在這下面放肆的笑過。這是一個似奶香般美妙的，童年之夢。

潛意識欲與我們對話的一種方式。以往上心理學課好像學過潛意識是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自此以後，我便特別留意夢的情節及其感受，希望了解夢的語言，了解自己。若然匯報或測驗等情節出現在夢境，我便得知「啊！我好像很擔心呢。」倘若我在夢中哭得死去活來，我又會：「啊！我似乎需要讓自己好好發泄負面情緒。」

清醒之時，我強迫自己將這些情緒及想法拒諸門外；鬆懈之際，它們又會輕輕敲開大門，以夢的語言討論關注，着我好好關懷、好好照顧它們。始終，它們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也曾，追憶過那樣一個夢。

夢中是幾年前炎熱的夏天，一切的時光陡然切回原點，人生若只如初見。那個學校，路旁有高大的樹木，蒼翠的綠色，脈絡間清晰刻下深沉的棕色。有那樣一些人，走進一個教室，帶着天真懵懂。在一起相處的一天又一天裏，在嬉笑吵鬧的明媚回憶裏，有些人，就那麼永遠的定格下來。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畢業」可能是傷痛的詞語，帶走了曾坐一起的同學，一切依舊只是巨大的離別弦音奏進每個人心裏。

「當時只道是尋常」，那是一個似巧克力般的，青春之夢。

我自己，卻正編織另一個夢。

夢中是花一樣的年紀，我看到一個女孩，背着書包，邁進大學校園。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離開朋友，第一次要獨立。不再是被庇護的小鷹，而要屹立長空，直衝藍天。原來世界還有這樣的顏色，灰白交織的陰影，卷子上鮮紅的叉，一個人在寢室的默默啜泣。突然就變換的巨大反差，一個人慢慢的、倔強的走過了一年。

風雪載途，寒風刺骨，凜凜的像刺刀，割進了青春的回憶中，有些痛。

夢中一切恍若真實。我看到在一切苦難結束後，淡淡的初夏六月，陽光形成俏皮的光斑，揮灑汗水的時光鋪開前方的路，所有的負擔變成禮物。夢中的孩子，笑得真誠而溫暖。似琉璃般的夢，永遠都需要我自己編排，在夢境與現實交錯之間，我重新找到自己，一步一步，踏實向前走。

你的「夢想」是什麼？

暨南大學 顏舒琪



企業家，而我立志想成為一位老師。

學校彷彿是孩子們的第二個家，老師彷彿是孩子們的第二個父母。老師每天早上在門口迎接我們，放學會在門口跟我們說再見。他們無私奉獻，默默地教導和關愛每一位學生，陪伴着孩子成長。或許從小，老師偉大的形象就刻印在我的腦海裏，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他們。

長大後，我更深刻體會到老師們的付出，有教無類，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識都傳授給你。有人說：「老師很辛苦，家長很難應付。」我常常問自己：「如果大家都認為老師很麻煩而不從事，那麼下一代由誰來教導？」因此，我更堅定自己的夢想，要成為一名老師。希望自己可以教導和幫助下一代，把知識傳承下去。每逢我回中小學探望



老師時，他們總會說：「等你回來接棒！」我一直都銘記在心，努力學習，希望自己能夠如老師一樣優秀，可以作為下一代的榜樣。

作為青年人，要擔當新時代的責任和使命，激勵自己不斷前行，實現人生夢想。夢想看似遙遠，但只要我們一步步實踐，遇到迷茫時不要放棄，終點就在前方。

走進夢的隨意門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黃安琪



如果「夢」是小叮噠的隨意門，我希望跨過這扇門，向三十歲的你揮手。

你會認得我嗎？還是會躲避我的目光？你要知道，沒有人比我對你更真心實意，為你的成就而歡呼，任由激動的小鹿撞響心跳聲；沒有人比我對你更百分之百，為你的遭遇而心痛，洞察你堅硬外殼下的那份脆弱內心。你與我是世上無雙的共同體，你要記得回望我啊！正如十九歲的我，不時回頭注視過去的自己一樣，三十歲的你也要記得停步回顧啊！雖然你我

隔着時差的玻璃罩，但我相信，不論是吹沙入眼的刺痛，還是生產時咬緊牙關的陣痛，你我也能感同身受。就算你的心事日記像芝麻蒜皮般瑣碎渺小，我定能在一瞬間捉緊你的那份難過，接住你的那顆眼淚。

可是，我落下的眼淚又如何被前方的你接住？有時，淚水缺堤，會像洪水一樣將我淹沒。在追趕未來的路上，我總是誠惶誠恐，陷在不知明日的迷茫中……我希望未來的你，也能回頭緊擁一下我吧！請給我保證，你不會走上歪路，不會傷害別人，更不會自暴自棄，放縱自己，你就是我的希望啊！請給我安慰，讓我知道未來的志忑只是杞人憂天，讓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現在的我努力下去，就一定能到達你所在的未來。也請你成為讓我嫉妒的存在，讓我嫉妒你的收穫。如此一來，我才能將你視作明燈，以你照亮灰濛濛的現在。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夢」。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a@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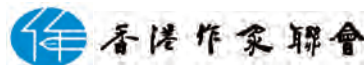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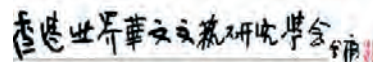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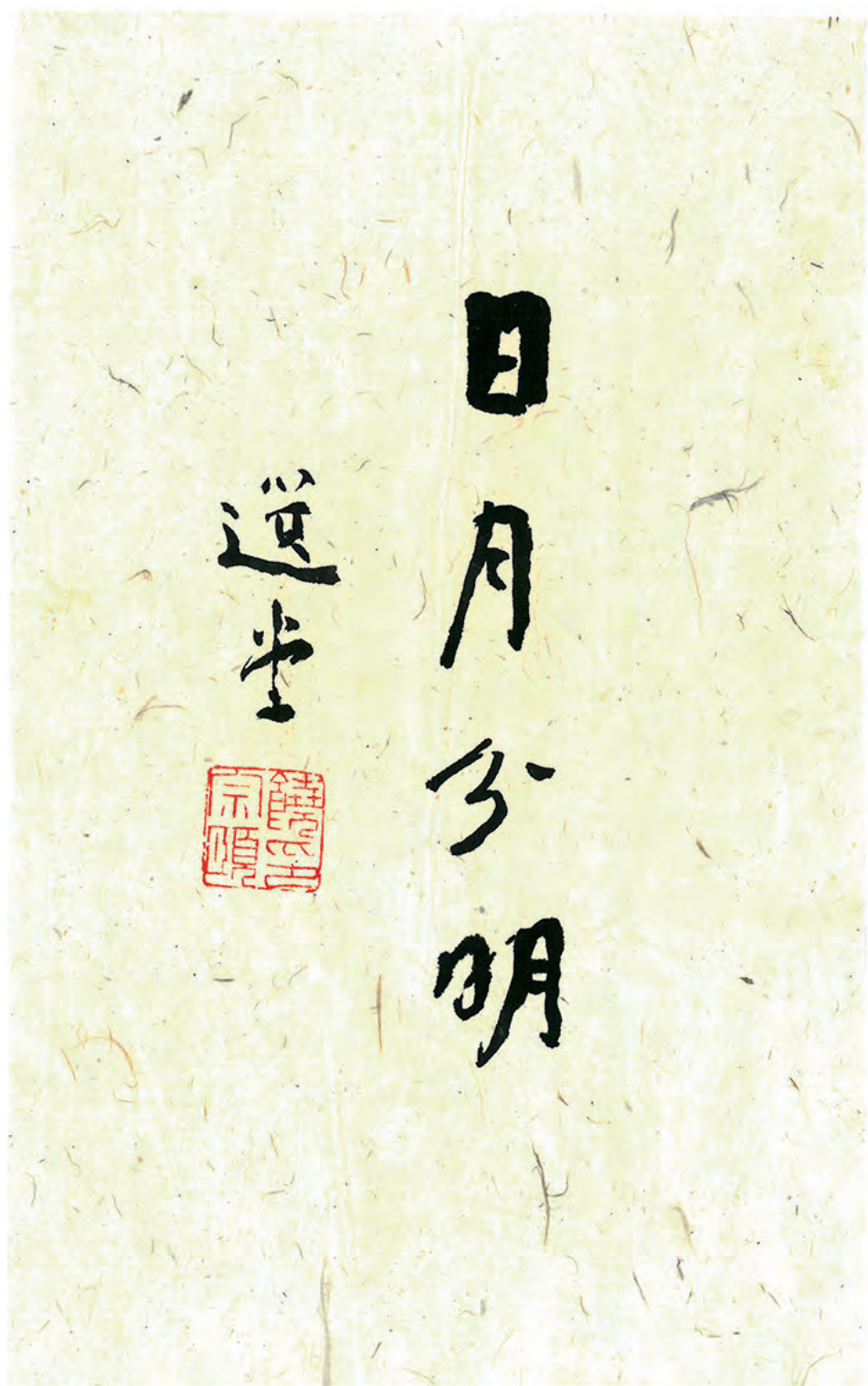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日月分明

饒宗頤

當代國學大師

(明報月刊資料室)



黃坤堯攝

馬若雷勒花園

—黃坤堯—

馬若芳林竹葉青。棕櫚挺立振湘靈。
仙人掌上風姿艷，池水亭中藻采形。
一片鈷藍探秘境，九重葛白浸繁星。
粉紅黃靛仙雲綠，花雨繽紛聚寶瓶。

註：法國畫家馬若雷勒（Jacques Majorelle，一八八六一—一九六二）設計及創建之現代裝飾藝術工作室，位於摩洛哥馬拉喀什市中心。遍搜各地珍奇植物，有竹子、棕櫚、仙人掌、花盆和水上植物五大類，綠意盎然，色彩鮮明。尤以所創馬若雷勒藍最為著名。其後由時裝大師伊夫·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一九三六一—二〇〇八）購置居住，卒後樹立墓碑。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

明月灣

總二十期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